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喬元賦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二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明宋濂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爲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爲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

無風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爲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爲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爲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曽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爲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隷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瀌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

未盡墜輒翳行林拗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閒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鑾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耶慨然遐思者久之會

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
廹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
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
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
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
問其姓名則曰我許時用也予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
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見之故時用知濂嚮
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

忽悽然墮淚曰予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廹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倘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令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爲别嗚呼婺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三四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

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别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别既别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爲時用之别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與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

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宋濂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訢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予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

而辭藻豊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雖然被山人服趨輦轂之下同修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既而中書奉旨纂修日歷朝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决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雖然應詔詣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剌惟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日歷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

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台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兹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夸諼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睨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

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發舉衒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褎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効且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藴以驚動世俗使向

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予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予予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

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予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予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予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

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偉然若神人予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予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予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

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予之手録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予之專耳豈宅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予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予譔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予勉鄉人以學者予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灎澦之虞跨馬行竹閒山高者累旬月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絶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

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予於京師其氣愈充其志意愈高盖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

今聖主興而宇内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予齒巳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顔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茍有所得則以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宋濂

予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予遊者衆矣晩得其生

之才予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騁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予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仝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予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埜蒿山櫪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之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之瑞

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茍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才士布列於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絶者如髪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其與郭之交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予故以愛才之説告之使

見文舉者若睹靈芝之瑞木然而毋蹈予之所怪也

贈醫師賈生序　宋濂

嘗謂醫之為道難言哉難言哉然必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復參其人之動靜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亦甚不輕矣非洞明歷世羣書之得失尚可與於斯乎黄帝内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

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之態經鷂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煎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其所謂迵風沓風者今人絶不知爲何證况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畧而弗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

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敘陰陽内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洎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脈歌遂使其本書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砯砯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爲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茍泥之則局滞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絶人之識

操慈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庸工害人之禍至
爲憤切後人稍膈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知傷寒
之數或弗能無遺憾也燾雖闇外臺秘要所言方證
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
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
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
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
深造機之閫奥而擷其精華建爲五臟之方各隨所宜

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啟内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光素雖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光素雖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從正則又宗夫光素者也元素以古方新病决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傅會

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内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其濟多峻厲不善學者殺人光素論風火之病以内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爲原病式簡奥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内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

多也他未遑深論即今所論者求之世之醫師果能盡心於斯者乎脫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之屬烏能察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爲戲也幾希矣雖然殆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之曰溫涼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矣則去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遽反於至約之域乎醫之爲道所以難言者若此予故直疏歷世羣書之得失

以告後之學醫者云

送烏呼納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劉基

余昔宦遊高安高安與臨江隣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於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羣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於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

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伍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茹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

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巳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乎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爲别而劉基序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劉基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已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則諱見不若已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奬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

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

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

識見方日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句萌之方達也因

命曰交相爲助于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子

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乃命酒以别而爲之

言曰古人之爲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

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

于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

築之不多其基不聳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遊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贈徐仲遠序 劉基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

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人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顔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于古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謂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

萬形成於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蜯噍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鐘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方孝孺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西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畧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

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獘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訣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逑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

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

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挾之乎非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顧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

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宫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服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閒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

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阻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方孝孺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

得之以發聲霞雲雹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燿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隤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

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儌外恐豺虎蛇梟遁迹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

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内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㦤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其後文天

祥復以是不屈於外蕃使外蕃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荒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閧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才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

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

送浮圖景曕序　方孝孺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熖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

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勯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條蔓延纏乎海内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

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暹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余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暹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

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瞧師其歸而求焉茍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送畫史李約禮序　劉崧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紀載其德行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顔色

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晳曰黠也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嘗謂史官爲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爲書或狥愛挾怨爲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備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繇是觀

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者爲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宛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爲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盈縮於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爲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蔑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送鈞州守鄭侯序　張汝弼

華亭鄭侯由進士知鈞州論者曰侯可以為能吏乎夫令之所謂能吏者必諂媚足以給上官機智足以籠下人矯抗足以干名聲鷙猛足以讋强黠巧取足以濟緩急侯可以為能吏乎噫亦難矣有詰之者曰夫是之謂五蠹奚其能子謂侯廉乎曰廉慎乎曰慎勤敏乎曰勤敏正乎曰正曰是之謂五善有一善可以弭五蠹孰謂五善備而弗謂能吏哉曰善矣吾恐古而不今也曰昔

人有畜山雞于市號之曰鳳而求售者傾市狂奔而環視之曰鳳有識者過之而詫曰鳳胡爲乎而畜之百鳥亦胡爲乎而背之衆鬨然怒而詬竟斃之而去眞僞之不敵久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以五蟲罔人識者過焉終必斃之果能出五善而反弗謂能吏哉侯嘲之曰予習五善未能也察五蟲未精也斯行也能無以巧取誘我者能無以諂諛結我者能無以驕抗干我者能無以機智籠我者能無以鷙猛讋我者凜然恐五蟲之及而

弗能禦也侯之友張汝弼乃書以為贈侯名圭字淑潤世有顯人若宣撫使公荆州貳守公尤卓卓者善亦有自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三
送蕭善本序 明楊士奇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才薄識陋不能効纖介報稱日懷

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蓋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然怊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寛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往還者近歲始來爲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别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

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漚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送張鳴玉序 明楊士奇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閒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抵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

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潦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贛期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

嗚玉與馬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本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嗚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鄰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明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饉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司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且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悦如無所不足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駢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

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
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
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
皆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
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
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
判謚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
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

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予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若東平之民羣

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懐去至是更三歲歴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慊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慊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懐者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明羅玘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余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瀉鹹𪉩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比赤縣其所隸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耶雖然君亦遽謂其信同耶

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掀蓬而四矚焉離離芃芃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烟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也閙其攘然閧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嗷譟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艭舟也布舸也無謂其氈艑之旛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紈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偬者膚受之訴也無謂其眞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

胥集爲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顧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兹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羅玘

漢既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達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且硱碖磂砢錯以壤地爲穀城爲竹溪爲房縣更入數

驛則環連縷結巃嵸崒嵂陰森蔽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閬南接夔巫東盡荊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入採拾草木實以苟須臾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邪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蚩蚩之氓什伍相聚椎埋剽敚不謀而起而况朝人而莫鬼者稷稷而處濈濈而禱其真甘僵焉莩於路而爲鬼乎於乎吾固爲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時其爲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譴黜之耳雖然吏

墨而沓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除而且罷吏為予吾不謂其計為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為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井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為之曰知縣熊君為之也噫其熊君自為之邪熊君用光化之民為之也

然則前之爲中原憂者光化也今之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也前之訐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謂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覈實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豐詩序 羅玘

虞部郎中王君以病請於上歸仲子叔子侍予曰子侍

父畀有腋舟有碇藥有常嘗膳有常視無阽無虞永豈其可歸也人曰子過矣君未甚病也君前以行人司副使淮又使蜀便歸拜其二親使節不可稽於家而驅追上道今雖位郎署而私心鬱鬱寐若寤咽若吐步若趨思若忘怔忡上下醫至以病診君亦曰吾病也吾見吾親解矣噫君豈眞病夫哉予曰高哉君之獨病也余嘗閱東西閭之籍矣某也咳某也疽某也頭之痺某也目之眵某也齒之痓某也疾之衝常十二三矣然而騎於

道以納剌飲於室以娛賓坐於署以叱咤以鞭笞嬉於郊之亭池館墅以竟日纍纍也此無病也自以爲病者也若黄馘而俯行躬乃磬折跛曳而越閾病於踰垣喘呷以趨班實爾匍匐此實病也自以爲未病者也自以爲病者安知及其既病也不自以爲未病乎自以爲未病者安知方其未病也不自以爲病乎以是二者日循環於胸中則於其身日且不暇又暇恩其親而病乎哉予故高君之獨病也人又曰君雖以病行而又嫌貽戚

於其親諉曰以二子歸而學於學且冠且婚以爲親歡不欲以病爲名歸也予於是益高君夫仕遠違其親而思情也而未必病病矣藥之乎則已矣而未必輙以請請而歸矣而未必不曰吾病歸也則其親有不戚戚者乎而親且病矣然則思其親而以病歸者其難乎哉而能不以病歸者予見君也而其人亦可知矣予是以益高君也衆皆翕然評予言曰諸贈言意率類是遂錄以爲序

送張用載南歸詩序

羅玘

予至闕之又一月太史徐舜和别訓術張君用載詩二章君新喻人工料左給事其伯兄也予往過之見其詩和者十餘人他日過之倍焉又再過之又倍焉大要言君起詔例無麗於欽天之試館兄之館無覊旅之懷雖罹疾疾羣醫危之而起於越醫終底於勿藥之喜或推而深之言其始之疾也未必危而所以危者醫之有意於利故危之而越醫之所以能起之非有能實妙而起

之無意於利因其未實危也可起而起之也子又以爲疾危道也謂非出於天不可也胡爲可以無意於利之越醫能起之而必先以有意於利之羣醫以危之耶又胡爲不於其前不於其後而適當其受命之隙耶噫彼莫莫者果無意乎哉予知之崳楚之南境也楚之俗鬼且機著自古矣今崳之名能禍福者凡幾廟廟之祝有幾巫之籍於縣者凡幾族族之衆幾何其飯也饔飧人畊之其飫也鮮肥人蓄之其衣也輕純人積之人病則

曰吾謶而業魔幸其痊也則曰吾丐而修齡及其敗也則改而曰而醻吾之弗稱以是日朘於人不嗛也而人亦實甘心焉噫其果謶且丐耶然則覦之有意於利以危生人如羣醫者多矣君茲歸覦無有曰謶與丐耶則已矣而猶有曰謶與丐耶君有不思前日之危君者乎觸之而不思者不智也思乎彼矣而不思禁乎此者不仁也而君豈若是乎故曰出於天也雖然天之於人也常略焉若君宦家之秀賢者也是亦責備之如此不然

如君之官盈天下而亦必屑屑焉亦瀆矣給事君笑曰有是哉錄以爲詩之序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羅玘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郎曹臺屬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爲北既北矣居數歳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爲長而擠若是人而非哲且賢與悶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爲縣者必先

湔去其始為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畀冗之伍日與之
浮沉從事庸汚狡悍如近溷如蹈蒺藜然將包荒之不
暇也郡督郵至縣以揖焉部使至縣以跪邀於途焉吏
抱案卷具前縣以署焉又不幸遂逐其欲以敗事又縣
以蒙誚讓焉又嘗與為進士者過而於吾為轄其忍為
轄縣以丞簿而不吾異也暮而入內愧其妻孥婢僕喋
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甚樂也不必北也居
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不必部寺臺之長也其為縣者

又曾不思群試於禮部不幸而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爲縣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益其謷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功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爲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爲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爲達官者不惟等耳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敬將知新

諭縣君進士也翁君應乾與有戚謂必得余言而後進士爲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茹皎然得無以發蒙視予言乎

送僉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羅玘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殷武亦歌之周宣采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陘濮之役皇帝王伯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江漢之閒者古

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為都則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匭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得已之兵耶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機應於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歟詩有之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邇於王都師甸之既久望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為答也夫衡亦嶽

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嶽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馮焉皇路爲之不通巡狩望秩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爲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瀆之尊而匹諸嶽者也匹諸嶽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也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望秩之禮移爲封禪禱祠之儀雖嶽焉不免爲時神羞而況於衡乎故唐

韓愈氏僅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閒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覘矣有之亦未必不出於黨庠術序之閒而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歟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茲任君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館且同鄉也信其洞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遺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是告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羅玘

建昌爲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於黎盱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爲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爲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爲新城縣而南城北下未三十里已爲撫之臨川金谿二縣盖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爲守禦所元季僞平章擅割據之雄爲僞都僭王號宣德中荊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

高深爲牧麋麃之富鐘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覲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台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爲遠遊遊薄海内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

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闒囊受饘醉飽而嘻矣葢吾
閭里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
語者以爲適然耳既而隔牆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
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
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貲而
好文黎文淵扈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
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
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王門榮矣哉然浴盱

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擔而入者曰三縣山氓來矣此則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鼈咸内物也寧復得爾爲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於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士隆來告别吾無以爲贐也以此贐之

送憲副張君之陜西序　羅玘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内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盖越邊而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爲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爲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内之道焉之爲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

啜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爲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憸人之與庸人乎正逮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於今猶爲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蕃西羌之所窺覷而北亦伏釁孔深天子以爲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

監察御史張君爲陜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城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葢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州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䢪蟠蚓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敵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君在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算而後諸罻罳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羌之

強不及於諸蕃偏裨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旁內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爲序以爲君行贈

送曾君知登州府序 羅玘

登州古曰暘谷堯命羲仲宅之以寅賓出日地也今其
事廢天子守臣治焉其主職於上宣下達愛育元元輯
寧邦家者然而既居其地則所以祗迓陽光導先淑氣
而布之天下要自不可以百郡比宜得高朗奇偉士爲
之而吾友曾君貫辰適當其選君嘗以書經魁江西登
進士入刑部爲主事進副郎至郎中居中閱章奏慮南
畿大獄蜚起英聲於人耳人以得見之晚爲憾者滋多
茲之去也尚書白公如去左右手同官悵然若褫燭於

閣去硎於庖而吾鄉人與居方若飲醇醪頓覺撤而覆其卣寧能無私憾於登民邪吾意登民尚未必知君也昔蘇公文學聲名遍天下兒童走卒殆亦知之而其守是州也父老之來迎者猶恐其不如馬使君則登之僻在海濵其民之陋而寡聞豈其自古而然邪亦飢渴之人入市廛而過烹炮燖炙之肆嗅其羶薌非不知其美也然以未試嘗之於此而遺以簞食豆羮又豈烹炮燖炙之足嗅哉父老之德馬而少公其或以此及公名還

蓋未閱月也民始覺其薰漸之不終而憾其去之速乃知烹炮燖炙旣入口吻終爲奇品而飢腸渴胃寧可得遲遲而飽餐也邪今距其時已數百年其民之陋宜亦于是而少瘳乎而飢渴之望飲食雖百世皆然也然恐以君爲奇品嗜之而不忍釋而君或如蘇公之名此則登民他日之憂也其去思之碑與堯典同不朽是則同官别君之意而予瑣瑣贈言亦有光榮已乎是爲序

送光禄韓君歸姑蘇序 羅玘

光禄典簿姑蘇韓君應奎未貴時予遇之於丘文莊公座始不知其誰也與公論當世人某可相某可將尤以正氣直道知幾有晚節者爲賢至於與世浮湛依依在位者則欲求其面而唾之予甚驚此何人也敢於公側如此及公嘆兩粤彫敝有將來憂君瞿然泣曰先公亦嘗憂及於此予因君爲都憲公子起揖定交私幸都憲公之令德宜有若君者爲之後也君退予與公言都憲公之去江西也幾五十年後之好名者亦嘗更其置制

矣然輒更而公私輒蒙其害畢竟還其舊乃始帖然而人亦無賢不肖自以爲不及也其亦偉然大丈夫也哉有子如君可謂不死矣後君得選典光祿寺簿予入教內豎亟會之於東安門察其意沈沈若睡㚇之飛揚跌宕高視一世之氣索然無有予不知其何以頓異也豈其官切禁近法當若是訒默邪抑予非文莊公不足與言邪予疑至今則君已請休來告歸矣𩥇然喜溢顏面復以語文莊公者語予予始悟若人也奚以光祿爲矧

所謂典簿者邪其必有苦心咈志之鬱鉥較合會之愧興俯走趨之辱葢前之簿業已爲之後之簿將不爲乎以君之正氣直道不少假貸如此其又能爲乎知幾又君素以賢夫人者此其所以速歸也往時宦家子仕未逾時往往亦有歸者或以惰慢或以驕蹇或以佻儇或以污墨求如君歸者予亦未見葢其教之不豫而豢養之過也於此見都憲公之教於家其賢於人亦遠矣不獨其豐功偉績之在天下也學士守溪王先生大合鄉

人餞之謂予江西人德都憲公必厚其子也使爲之序予烏能序君然知而令而後官家子知所以仕而歸矣

送劉君知豐城序　羅玘

弘治壬子之冬十有一月予至京之又明日進士劉君出令豐城縣縣之仕於朝者萃飲餞之屬予爲觴正酒半合辭言曰吾縣瀕江以縣江合虔吉諸郡之水流至縣西無高山巨磯以障之遂汪洋演迤而紆徐縣若受江呀而銜之者每北風駕濤則齧其涯涯遂甕空其底

歲善崩而暴漲時集又繞其背而出之縣又若浮桴然民洶洶無策以生今天幸惠令君以綏茲禍乎君笑而不言蓋君以三傳魁南宮奕世顯榮有不難於政理者意豈不以縣之所當治者獨江乎哉雖然君楚人也楚有九澤澤國也予亦不能外江以申縣人之意夫此江舟之浮者諸蕃之貢交廣之賦中州之商日且千艘而其亂者漁者釣者泳者泅者嬉遊者土之人蓋半有事於江焉當其日晶風恬水波不興朝颿暮櫓鳴聲上下

各飽其欲而歸平途安車不足快也孰不幸而有此江也哉其或萬竅齊吹雷電俱至稽天之浪簸蕩陵谷而蛟鰐鼉鮀乘而伺之雖其素以水事自任者方且神褫股掉無以措躬於其閒而其葬魚腹者何可勝數奚翅嚙涯之禍而已則不幸而有此江亦人之情也今君日臨此江而其不幸者一觸目焉其戚君心宜何如於是試思之縣人亦容有不幸者乎夫自有天地來則有此江而人之幸不幸於其閒日相尋於無窮雖天地之大

亦無如之何而况人將何尤邪而縣之人一有幸不幸則曰令實我爲也令將何諉乎然則君之明其得於江者必多也而况治之而已乎然江亦將坻而草樹焉以蕘以牧瀦而陂池焉以灌以溉以利渥縣之人自君始而其東之之勢合岷江以朝宗於海蓋與君同其大也衆咸觴君命觴正書以贈君之行

送祁君宗規出知嶶州府序　羅玘

御史郎吏也然其出按方岳宣使監司雖以耆舊老成

至其地亦必郊迎肅入以時謁見左右廡以坐問吏端則起而對下巡列郡守必俯立迎道左庭參必趨謝守地惟謹至支郡之守與諸縣令則望塵而奔唱衘以入跪請而拜謝守地不職視顏色以退其下倅簿百職立廡下固已奪氣改容跼蹐盤辟進退維谷而已矣外而介胄之吏奔走喘汗于塵埃中御史坐車中不知也雖然御史豈故爲是哉自夫天子巡狩之典既廢其勢必歸于此亦治體宜爾也然尊孤易危犀射四至往往蒙

被譴過十而二三九載冣陟亦多監司之佐即前日之左右坐者也或歲未及則出守郡國即前日之庭叅而趨者也夫以前日居然受之今日自為之懦者于此有改行焉傲者于此有陵分焉雖有天下易治之郡吾見其難也祁君宗規得瀫州獨曰始吾以進士出知唐山人意吾有愠色吾而不以進士視吾身思吾嘗為書生也于是為縣甚甘㢘幾三年無愆尤既而召入為御史人意吾有矜色吾而不以御史視吾身思吾始去縣令

也于是立臺端按廣西庶幾六年無愆尤今吾爲守壤地千里而又託于王畿之内無宣使監司之察蓋一歲之迎而趨者一二焉其餘固吾殫其力而爲郡日也向吾不爲進士則山陰之書生耳求一命且不可又安有今日邪于是其寮皆知君之安其官其去是而爲宣使監司必思爲守者不責其所難爲凡爲守者得行其志焉自宣使監司而入爲部寺臺之長必思爲宣使監司不責其所難爲凡天下之宣使監司得行其志焉所爲

無施而不可其在君乎徽之郡良未足盡君也遂相與
文賛遊揚君爲可法使予書之爲送行序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黄廷璧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四

對江話別詩序　明崔銑

對江話別贈顧開封也開封爲郎厥有盛名廼聞于上出守大郡夫名著則思實任重則思才實不修則名隕才不稱則任僨是故惟君子能憂之亦惟君子能告之

告之故永言之示不忘焉於乎吾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僚友之詩其辭明其旨切交遊之詩其辭婉其旨遠執友之詩其辭揚其旨深明以切者警之也易事者踰艱事者立是忠言也婉以遠者風之也讀之使人油然動心不駭情不嵬視是微言也揚以深者美之也知有美則愛之愛之必永終之矣是危言也三者因其分之異也望以不朽其意不異也吾故曰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楊循吉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以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吳加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閎者士是興高於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也有容若是曾無一言以志吳之幸非愧吳邪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予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岳巨瀆以供偉人之游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豔飾之

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峰水不易流而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詠游賞曾不聞如往古之恒及也蓋高亭茂榭據空瞷而占奇秀者幾乎無有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有由焉山水嘗重於前人之口可以迹而求之若夫士恒在埋没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因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

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士是問非有雅量高與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爲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偏僻固陋不足以供公之游觀登公之採擇而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悔沒棄置借公以爲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送朱升之序　康海

夫折堅斷勁剸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劒之用也沙

汰湔濯鎔鑄鍛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鬻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逢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肩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材有凌於梗柟松柏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傑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于臧強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

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于鄭武伍員盛尸於鴟夷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内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皜者見汚純者見疵使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昵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

譽而愛者見拔咈者被詘而異者遭遣彼徒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也即有才美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士甘心而就廢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易也夫廉清修潔行能純備若孟堅所以誦李育也苟以埶覲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

駟於齊轂抗肩於周行耶然淩谿子則反之矣聞淩谿子改治滇南故予得私敘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

贈郡守鄭侯入覲序 劉節

維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天下藩臬郡邑諸臣入覲天子之廷典也我郡守鄭侯率四邑羣吏茲秋九月望先期而往諸鄉大夫出餞于祖至則諸邑令再拜以辭獻獻已則學博士率諸弟子再拜以辭獻獻已則諸戎弁再

拜以辭獻獻已則諸耆耋再拜跪以辭獻侯曰辭無溢予邑令暨諸僚幕進曰弗敢溢也溢則讀學博士暨諸弟子進曰弗敢溢也溢則諛諛惡乎敢諸戎弁進曰弗敢溢也溢者諂也武人其何敢諂諸耆耋復再拜跪曰弗敢溢也康衢擊壤亦野語耳愚皆田舍翁也其何能溢侯曰有是哉諸鄉大夫執爵告曰維侯廉以律已明以照物敏以集事果以折獄諸邑令範侯政也辭以宣政夫何溢乃洗爵再告曰維侯勤教勸學敦禮重則率

身先之博士暨諸弟子服侯訓也辭以道訓夫何溢乃
洗爵再告曰維侯莅茲土也文經武緯治賦足兵使寇
殄而士嬉功懋譽張諸戎弁之辭允矣其弗敢溢也其
也從諸大夫後則洗爵告曰維侯愛溥惠流政成教孚
典順令肅有善經焉民化而從士習而變工勸而趨旅
來而悅是故諸耆耋頌辭以獻頌者歸德而告功也何
以溢拒哉侯乃謝曰君子愛人以德僩不穀不足以將
之爾乃徹祖而别

送玘玉峯東遊序　王與

浮屠玘玉峯將東遊吳越致其師秉菴戴公之命來請予一言先之予未知所以言也因詰之曰子之遊爲求道耶獨不觀雲在天水在瓶曷爲無礙曷爲常清淨子就子之師學焉以究竟之道在是矣爲求諸履歷耶亦嘗聞之石頭路滑百丈竿危曷所從來曷由進步子叩子之師而悟入焉平生履歷可自是而超越矣顧安事於遊哉玉峯悄然曰凡先生之詔我者皆玘嘗聞諸師

而能了者也玘之心徒有岐慕於儒者之道山水之勝所不能博求而遠覽者拘於法而泥於跡爾玘聞之由金陵而東稱勝地者為吳越吳越之區有名山有閒人玘是以願遊庶幾其有遇焉先生幸無惜終教我也予復之曰此正予所不能言也天下之拙於遊者莫予若也幼而學跼蹐一隅壯而仕周旋兩京今老矣方圖退處以偃息林下所謂少年自負以盡大觀而呂於詞者方竊有愧顧何以教玉峯哉雖然予居與玉峯隣亦嘗

造乘菴丈室見玉峯以琴侍矣琴君子之所御也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予將假是以爲言又素不能琴姑舉所嘗聞於蘇子者爲玉峯言之昔蘇子過僧紀老見其侍者援琴作數曲拂歴鏗然以一偈問之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侍者大悟玉峯東遊試求之蘇公所嘗宦遊之地如杭湖諸州其流風遺韻必有存者庶幾有能爲玉峯作偈因之以覺悟焉玉峯矍然起謝曰命之

矣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董玘

予瀕海人也葢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趕數百里抵岸奇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捷哉舟子呀然笑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無入有騏驥累貲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汩浅渚四顧無侶風撞濤翻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

汗上下嶢嵲蝤蜒鰐齾存亡瞬息予知之乎年大戴盈馳颿角迅衣袽不戒爲魚龍䕶予知之乎自吾同往于海者多矣盖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見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邪害之倍於利邪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予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於是憮然歎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

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没或乘時奮庸而歳九遷一蹶以仆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禄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遲速得失沉顛靡推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其鮮也哉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以擢進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使名入爲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進右副已入爲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

秩之崇聲名之榮疇能逮之兹以目眚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翛然長遯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邪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爲憮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爲大理爲侍郎皆席不暇煖案事于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干進務入何階不陟然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焉況兹之歸葛巾野服自肆于沮漆之野孰與夫波濤嶢嵲之危雲門芒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海宿之

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與夫蝤蜒鰐

鱷濡𣏌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

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知臺池之飾皆昔之

同官而能止者也祖踈傅而歎息送李尉而盈逐情之

所不容已者也掐賈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

予與公爲布衣交再會于蜀而同官于此念始者傾蓋

海濵後公來爲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於海者于其歸

輒以是爲説

送馬布雲歸序　李夢陽

馬君布雲主事户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醵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予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明斯非不得其官

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蓮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擯而不講於是有老立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宴然行列蒙詬詈不顧甚有病卧床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況無可去而遽去耶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

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氣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送楊布顏詩序 李夢陽

布顏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皇帝奉王藩也倏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今種種矣而夢魂常

遊于故鄉李子官免之明歲君乃言於王曰臣鑄昧死
請臣有先人墓在太行之陽汾河之傍荊榛翳如狐兎
穴之敢請王曰吁汝歸其邁歸君于是秣駟于郊載脂
其牽斾旗飾軑馬首載西將展墓而游于其鄉周諸王
諸將軍暨羣大夫士與執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
冕者紳者紱者車者馬者俎而酺者咸祖君至至鮮不
歌也有鴻篇焉有寥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
鼎鼎者焉有斂而逆放而井井者焉左右景陽謂李子

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烝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于祖故詩于人有頌箴諷于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過也必陳詩諭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轡之柔矣者則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鴟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于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爱情矣景陽曰乃子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顔之能得情何也李子曰夫名莫大于展墓義莫隆于追覲程莫要於思本情莫先于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况兼之乎况兼之乎

送史泰序　李夢陽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自京

師水行然不逮陸驛甚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所役使不得除即除不購不得以爲常人亦不之怪也史泰以陜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爲閣大臣及權力者使及除貢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末如遽傳牧廡各慎厥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曹之候人荷戈與

役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之驛即古遽傳寄寓施舍丞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天子録之俾列在末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爲忽忽至此史泰曰令號明經居尊官職宣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帛爲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余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崇卑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愼且賢即已誠愼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

得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舠利刃出沒雲濤烟浪間至横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即其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泰曰然徵子無所聞教史仲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泰其孫也泰於子有瓜葛故於其行爲之言

贈胡君宗器序　何景明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濶度詳謹而無隱情辛酉舉于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之芻

糧次于懷來七倉屬焉國家之儲北邊是重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束督之者有守有撫有按有監司結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世族有豪商有富賈聽役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胥有兵隷有車人有攬户有管庫之廝器有衡有量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伺者干者赴而白者來之沓沓畏之惴惴沾然緣然錯錯然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機括之發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

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無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悅則委衆蓋而闇受則罔衆數而煩覆則炫衆辭而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徹衆蓋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圖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爪鷙必摘鷂張必射舉火者寇遁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也疾掘則壅故共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疏

中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一芥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莅官之要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修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與室人序别 徐禎卿

徐先生將遠行既戒裝與其室人别室人曰先生行矣請贈以言先生曰何如對曰先生昔苦困辱今苦羈旅

然方強壯可以振業策譽丈夫放志四海之外傲容烟霄之末豈不爲樂乃以里巷庭除爲戀戀哉然吾聞京師者四方之人傾奪聲利之地惟黙可以保身惟晦可以保名處謙使人不忌處下使人不爭吁嗟乎愼之哉先生曰子言則然欲我無内顧子當執婦職欲我緩富貴子勿厭窮迫欲我不念别子當勿涕泣言已室人大笑先生遂出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代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愧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

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知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

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下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於武公哉其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閩人邦允序 王守仁

閩人名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嵢峽而

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弗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畀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畀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屬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熊過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爲南安守南安在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逾二月僅乃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絶矣南有庾嶺漢軍監庾勝所爲城者其横浦有樓船將軍迹予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盖楊僕本豁此代南粤云其西尉佗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固通閩粤西甌駱粤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塗爲圮扼險則爲支矣此曷可輕眂哉顧擇

人而守之以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是以棄居郡不嗛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旨哉嗟乎林君以子觀南安地所繇泰剝吏治所繇興壞未始不成于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貿好訟而地復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土著也郡主吏稍失所馭之負嵎而相招呼矣其易爲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此界部中甚困會高皇帝起然歲時廼始定之彼伶人

之餘分非藉要害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粵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惡誠策便而動亦瘠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旨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正德中乃有起豎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褒揚先業徒冒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爲務毋忽其遠

也月缺其圓遠日乃光故曰二多譽四多懼盖言遠近也誠君子也靡不欲試難以别其器豈茍以遠爲戚耶遠而无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寛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鈇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忩其頑而用重典剛克之此平土所不堪禳而難却之禍也而况南安險遠貧困之民哉林君勉之久牧之後其政必達吾知君之宜於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熊過

王大臣既典師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以爲逼敵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參諸舊聞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要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守文弢策舉齊靡不由汾曲走出爲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

境平陽者周鎮王壁城齊據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乃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蕃嚮善稱第者舊廼多衆居其旁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由平陽潜入行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殘石州此壞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枕若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可得籍第恐之亂又益成武備宜以

時修舉然不可顓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修其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之誼拙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葛生鴇羽之次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蹙稱窮譸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舜命臯陶爲士兹土言不及兵盖刑清政修内不格奸則邇遐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廼異也臯陶之命曰明五刑以

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流賊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鉤鐮褊袒呼而犇之有夫隕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鄉道謂賣已也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臯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胠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為可恃也

送陳灤州序　殷雲霄

雲霄幼侍先君子爲昌黎嘗與燕趙少年走馬古長城下縱觀奇阨險阻敵可出没往來隙徑徘徊慨歎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葢天下之治久矣北覩大漠平沙漫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徼外不敢少有問塞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喏歸卧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雞豚或挾弓矢獵狐兎爲樂南有孤山

擕椒漿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峯四望連巖邃谷大麓多虎豹熊羆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島如鳧鷗泛泊洪濤巨浸中兹其有滄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今二十年餘累憂艱遘疾疢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爲吏求升斗禄以養親昔時意氣眊敝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尚

有感焉昔嘗與邉故老言北平塞外多山谷險蔽其山海諸關乃傲外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匿識道則易以去来彼時常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曰此正所當憂者時年少謾不復省爲何語乃今知之夫人情常怠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近齊趙宋魯閒無藉輩嘯聚千餘人左持弓右杖數矢馳呼千室之邑閙門坐公館烹牛豚宴樂數日令其徒分剽掠村落虜子女玉帛揚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正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

華也況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距今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修哉陳君慷慨多大節其爲守當有出于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贈兵曹路君賓陽還南都序　湛若水

古之爲道也渾渾爾也今之爲道也斷斷爾也夫道天下之公四達之逵也今夫適道自東至者或以西至爲非而不知亦猶西之視東也其可乎自南至者或以北至爲非而不知亦猶北之視南也其可乎夫自達觀大

道者其至一爾故言有殊立而無殊理行有異入而無異至古之學者傳而不議行而致同色相受也意相傳也善相覲也和相飲也德相化也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渾渾爾夫道一而已矣視聽言動皆心也情性微顯同原也內外動静一理也是故知而至之存乎智默而成之存乎德化而裁之存乎義體而盡之存乎心溥而通之存乎公邈而無悶存乎藴誘而相之正而不歧存乎師友故夫斷斷者各就其方自其私見言之

未睹乎大道者也吾友路君賓陽宦學於南都志篤而行確與甘泉子相遇於金臺今歸而南也南中多學者然吾懼其斷斷故有以贈賓陽庶聞吾言者斷斷之說或息斷斷之說不息渾渾之道不見

贈太史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黄道于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内子問二生公道所繇城曰繇淅淅

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縣之里曰縣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縣之既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縣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縣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縣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縣焉吾將縣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于京師盖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汜吾將濟焉嵩霍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

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卧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絶壁為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為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鬬之場吾又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覩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録則録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吴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游于今為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頃雖西走關陝東涉瀛博南經婺越北抵幷冀

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臯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繇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繇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公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

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四十四